

尚武善战,性情舒缓

“尽管齐国经历了八百余年的社会剧变,东夷文化的核心基因始终得到保存和传承。这种延续不是表面的、形式的,而是深入音乐、习俗等各个文化层面,构成了齐文化统一性的深层根基。”山东师范大学特聘资深教授王志民认为。

例如,靠山海,沃野百里的地理地貌,培养了东夷人善于渔猎,且尚武、善战的精神风貌。据记载,弓箭就是东夷人创造发明的。传说中射日的英雄后羿即东夷人。有学者认为,最早的“齐”字好似三个箭镞的样子,就是“齐”字初始的象形模样。

在《齐风》中有《还》《卢令》和《敝笱》篇,有渔猎的影子。齐国南部的边陲多山泽丘陵,荒野林地,野兽出没其间,打猎便成了齐人的习俗。齐人捕猎野兽,主要是为了食用,兽皮则用来做衣服,挡风御寒。狩猎方法多种多样,《齐风》涉及了其中的几种——

《卢令》写齐人训练,利用猎犬捕猎,虽然没有直接写猎人如何捕杀野兽,但可以推测,用猎狗追逐捕猎野兽,是当时齐人的一种狩猎方法。

齐人利用骏马追捕奔跑迅速的野兽。那些四肢有力,奔跑迅速的野兽,靠人的双腿是难以追上的,即使猎犬也无能为力,因此齐人借助快马追捕这样的野兽。《还》反复写道:“并驱从两肩兮”“并驱从两牡兮”“并驱从两狼兮”。狼奔跑迅速,所以要骑马追捕;狼又非常凶猛,所以要两个人合伙追捕。

在唐代时,杜甫与好友在齐国故地青丘打猎。那是雪花飘飞的冬季,他们纵马奔驰,穿过了一片阴暗的栎树林,来到积雪薄雪的山岗。闻一多在《唐诗杂论》中这样描绘现场:“过路的人往看见一行人马,带着弓箭旗枪,架着雕鹰,牵着猎狗,望郊野奔去。”

捕鱼是当时齐人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方式。《齐风·敝笱》云“敝笱在梁,其鱼魮魮”,具体做法是:把“笱”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竹筐置于流动的溪流河水中,水中筑一坝,坝中留一个口子放笱,鱼游进笱中即被抓获。可见,笱是一种简单易用、科学的渔具,齐人把捕鱼作为生活资料的一种来源。

从《齐风》来看,当时齐国的农业较为发达,种植的农作物有麻、蔬菜等。齐人种麻的水平很高。《南山》诗说:“艺麻如之何?衡从其亩。”齐人种麻,先要把田地整理平整,这样有利于麻的生长和收获。除种麻外,齐人也种植葛,《南山》“葛屨五两”足以证明。麻和葛都是用来纺织的,上古没有棉花,麻和葛是当时重要的纺织原料。

此外,齐人还种植蔬菜。当时人们以吃野菜为主。《东方未明》说:“折柳樊圃。”朱熹注:“种蔬菜曰圃。”这首诗是说,天还没亮,齐人就起床折柳枝作菜园的篱笆,由此可见,齐人非常重视种植蔬菜。这种风俗,在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中有所记载。

齐地兼具平原、丘陵和海滨,兼容性强,百姓胸怀豁达。首先,地势相对平缓,无山阻隔,无水拦截,自古无大的自然灾害,不失为风水宝地,除了尚武、善战的特殊时期,平时的人们怡然自得,更多沉淀着舒缓的性情;二是社会环境使然,齐地农工商渔俱备,人民生活安乐富足,自然知足达观,心境平和,开放包容。当然,此后的齐国,也时常刮起奢侈之风。正如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说齐地“其俗弥侈”,诚然值得警惕。

情感率真,大胆热烈

姜太公封齐建国以后,面临的形势甚为严峻。太公初到便有莱侯争夺营丘,为了站稳脚跟不得不采取“因其俗,简其礼”宽松开放的政治措施,以东夷之俗为本,加以周礼进行改造。而东夷之风好饮酒作乐,没有礼教观念,男女关系自由散漫,交往不受约束,且仍保持上古氏族血婚制。

加之齐地的经济基础为渔猎,商业,不像农业经济那样多依靠男子,与此相应,女人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,在社会中的地位更是其他地域所不能比的。这样的变化,在爱情诗中可见一斑。《齐风》中《东方之日》《甫田》(著)等足以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齐人的恋爱情怀。

《东方之日》讲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对爱情主动、大胆而热烈的追求。这首诗的大意是:一位美丽的姑娘,犹如“东方之日”般灿烂,又如“东方之月”般清新,从早到晚,在“我”的房间里和“我”相依相偎。男子对美丽、热情的恋人,不像《邶风·简兮》中的舞者

《诗经·齐风》：泱泱齐国有民歌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金莹

《诗经》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映照出周代社会最本真的面貌。其中“国风”部分尤为珍贵,它是从十五个不同地域采集而来的民间歌谣,是未经雕琢的百姓心声。

在这些“风”中,《齐风》以其独特的气质脱颖而出——它不似邶卫之音那般婉转缠绵,亦非秦风那般质朴悲壮,而是透着一股开阔、张扬的“泱泱”之气。让我们回到《齐风》中,剖析西周初年至齐桓公称霸前齐人的民俗生活,感受齐人的喜怒哀乐。

□ 本报记者 张联盟

逛山东,不只山海。乘上“好客山东·齐鲁1号”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,去聆听“石头的史诗”。那些刻在青石上的圣贤对话、人间烟火与奇幻想象,是两千年后依然滚烫的齐鲁记忆。

步入车厢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武梁祠画像石”元素。武氏家族系东汉末年累代官宦之家,其家族墓地统称武氏祠,包含至少三座祠堂及众多墓室、墓碑、石阙。其中,武梁祠是唯一可确认身份的祠堂,被誉为研究汉代历史的“百科全书”。早在宋代,金石学家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与文学家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便已收录其碑文;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于1786年对掩埋于泥土中的武梁祠进行发掘整理,使其重见天日。19世纪以来,中外学者不断研究著述,武梁祠遂名扬天下。

如今,经复原的三个祠堂共存画像石39石,题材分为三类:社会生活类展现车马出行、宴饮庖厨、乐舞百戏与水陆征战,再现祠主生

般冷冷清清,也不像《卫风·氓》中的氓那样嬉皮笑脸、假装殷勤,而是由衷地欣赏与喜爱。诗中女子之大胆、主动、热情、直率,在《国风》其他篇章中是绝对没有的。

《著》描写一位新娘想象着新郎的装饰,字里行间流露出喜悦之情。其他《国风》中也有写结婚场面的诗,如《周南·桃夭》《召南·鹊巢》《唐风·椒聊》等,这些诗是他人所唱,或赞美新娘容貌美艳,或描写婚礼场面盛大热闹,或祝福新人婚后生活幸福,或祝福新娘多子,都不像《著》那样是出嫁者本人吟唱当时自己的心情和感受。由此可以看出齐国女子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

而在表达思念与重逢之情的《甫田》中,一位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以及重逢时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。前三章以“无田甫田,维秀骄骄(桀桀)”起兴,用大田里野草茂盛比喻思念之情的深浓,真是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。第三章并没有重复一、二章的诗意,而是突然一转,猛地看见心上人出现在自己眼前,变得那么秀美,人也长大了,“未几见兮,突而弁兮”,那种小别重逢的惊喜如汨汨泉水,喷涌而出。

虽然《齐风》中只有上述几首涉及男女之情的诗歌,却足以让我们窥见当时齐地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,体会到他们恋爱时的内心世界。尤其是齐国女子对爱情的真挚向往和勇敢追求,呈现出一种真挚之美,这得益于当时开化的民风。

竞争、开放、容纳与幻想

服饰作为人类生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。《诗经》时代人类的服饰水平已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,通过《齐风》可以了解当时齐人的一些服饰习俗。

从《齐风》看,当时已有上衣下裳的区分。《东方未明》:“东方未明,颠倒衣裳……东方未晡,颠倒衣裳。”可见,当时上衣下裳已有明确的区分:上衣用来保护上身,下裳用来保护下身,不能混穿。这种上衣下裳的衣服形制在其他《国风》中也有反映。《邶风·绿衣》:“绿兮衣兮,绿衣黄裳。”《秦风·无衣》: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裳。”这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,并且延续至今。

从《齐风》来看,齐国贵族居住条件较好,房屋结构合理。反映齐人居住状况的诗句有《著》“俟我于堂乎而”,《东方之日》“在我室兮”“在我闼兮”。堂,指阶上室外;室,指堂的后部,即屋内;闼,内室。可见齐国贵族的房屋有外室、内室,结构较为复杂,这也表现了齐人高超的建筑技术。房前的庭院布局精巧。如《著》“俟我于著乎而”“俟我于庭乎而”,著,正门与屏风之间;庭,中庭,院中。这表明齐人的住宅,大门里面有屏风,还有中庭。

齐地经济发达,与地理交通之便利有莫大关系。临淄作为“居五诸侯之衢,跨街冲之路”的天下名都,交通条件非常便利,除了横贯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大道之外,还有另外的七条大道。

齐国自开国以来就十分重视商业的发展,便利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。齐人以自己的智慧,发展交通运输业,无论是交通工具,还是道路建设,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,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。从《齐风》看,齐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和车。

交通便利,政策开明,必将导致商贾盛行,这使齐人见多识广,语言流利,反应灵敏,形成齐人极富想象力的思想和能言善辩的能力。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呢?

先是人文地理的因素,齐地依山傍海,海洋浩渺无际,海市蜃楼的奇幻景象时有出现,空中楼阁的现象于齐人是习以为常,这应是触发他们富于幻想、浮夸的自然条件。海外三神山的传说由来已久,茫茫东海,又促使齐人乘风破浪去寻求海外仙境,求之不得,故多赋予其神秘色彩,夸饰之情自无需庸言。

再就是,据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,在姜太公封齐以前,齐地就已经是姜姓的地域。而姜姓是游牧民族,缺少务农者的韧性和执着,多的是竞争、开放、容纳与幻想,从而致使其浮夸成性,往往以夸大吓人。齐俗礼教观念淡薄,待人热情,大方开朗,不拘小节且追名逐利之风盛行,这应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。



▲兽形柄青铜方豆,战国时期,具有鲜明的楚地文化特征,是齐楚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


▲人形足敦,春秋时期。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微,对诸侯国的威慑力度大不如前,开始出现区域性的青铜文化,诞生了一些新的器类。青铜敦就是齐国具有代表性的器物。



▲错金银嵌铜牺尊,战国时期。



▲错金银嵌铜牺尊,战国时期。

从四千年渔猎到文旅新宠 山东“春鲅鱼”的文化遗产

文化观察



□ 本报记者 鲍福玉

春风一吹,黄海的鲜味就跟着上岸了。随着青岛第二十二届沙子口鲅鱼节的热闹启幕,渔港码头人头攒动,一筐筐银光发亮的春鲅鱼被搬上岸,装车,送往全国各地。一时间,“买鲅鱼、送鲅鱼、吃鲅鱼”成了山东半岛最浓的春日氛围。

在很多人眼中,鲅鱼不过是一种寻常海鱼。可在山东,它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。从先民的“口粮鱼”,到后来民间代代相传的孝心信物,再到如今风靡全省的文旅符号,一条春鲅鱼,串起了山东人的饮食记忆,人情往来与文化传承。

山东人吃鲅鱼的历史,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久远。胶州三里河遗址曾出土大量鱼骨遗存,其中就包含鲅鱼骨骼。这说明,早在四五千年前,生活在胶州湾一带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近海捕捞技术,先民们驾舟出海,撒网捕鱼,把鲅鱼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,也由此开启了山东沿海绵长的渔猎文化。

有了文字记载后,鲅鱼的名号在山东沿海更是随处可见。清代栖霞学者郝懿行在《记海错》中专门记述过鲅鱼,描述其身形长大。而在登州、莱州、胶州等地的旧方志里,鲅鱼也频频被列入海产名录,成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。

对旧时的山东渔民来说,春天的鲅鱼格外珍贵。经过一冬的洄游,开春后的鲅鱼肉质最嫩、油脂最足,不管是简单炖煮,还是剁泥做饺子,都鲜得入味。在物资不算充裕的年代,吃上一口刚上岸的春鲅鱼,就是家人最期盼的口味。也正因此,鲅鱼慢慢从渔家果腹的食材,变成了山东沿海共同的时令符号和春日期待。

而真正让鲅鱼在山东深入人心的,是它所承载的孝心。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说得直白又热闹:“鲅鱼跳,丈人笑。”这一习俗,并非青岛沙子口一地独有,而是整个胶东沿海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。每年春鲅鱼一上市,当女婿的总要抢先挑几条又大又新鲜的,送到岳父家;做儿女的,也会提着最新鲜的鲅鱼回家,让爸妈尝尝头茬鲜味,在齐鲁大地这片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土地上,敬老、孝亲、重情重义,本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处世之道。

民间也因此流传下不少动人故事。有的讲年轻人为了不让病重的老人吃上一口鲜鱼,不顾风浪出海;有的讲渔家老人盼春天,不是馋鱼,而是盼着孩子送鱼时能回家看看。故事版本各地略有不同,但内核始终一致——把最好的留给最亲的人。这背后的道理很朴素:春天第一拨鲅鱼数量少,味道最好,是一年里最珍贵的海味之一。老人操劳一生,理应先尝鲜;晚辈有了收成,先想到父母,这就是最实在的孝顺。清明、谷雨前后,正是祭祖踏青,走亲访友的时节。晚辈提着鲅鱼上门,既是时鲜,也是一份看得见,摸得着的孝心。久而久之,送鲅鱼就不再只是一次简单的探亲,而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。

就这样,一条普通的海鱼,在山东慢慢变成了孝心的象征。

时至今日,这一习俗早已走出渔村,走进城市的千家万户。不管是住在海边的人家,还是远离海岸的内陆家庭,到了春天,吃上一口鲅鱼,给长辈送一份鲜鱼,都成了表达牵挂的方式。

同样是鲅鱼,山东各地吃法虽有相通,却也各有侧重,共同拼成一桌地道的胶东鲜味。

在青岛,尤其是崂山、沙子口一带,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鲅鱼水饺。新鲜鲅鱼去刺剁泥,搅打上劲,配以韭菜提鲜,包出来的饺子皮薄馅大,鲜而不腥。晚辈送来鲅鱼,家里包一顿鲅鱼饺子招待,是最热情、最地道的礼节。烟台一带的吃法更具渔家本色,除了鲅鱼饺子,还有当地特色甜晒鲅鱼——新鲜鲅鱼简单腌制后风干,蒸炖皆宜,咸香耐存,鲅鱼丸子、熏鲅鱼、红烧鲅鱼都是家常美味。荣成等地更看重“鲜”与“礼”,谷雨开海时节,渔民以猪头、饽饽、美酒祭海,祈求出海平安,渔获丰收,祭礼之后,再将头网鲜鲅鱼分给家人亲友共享。家宴、婚宴上,鲅鱼必不可少,寓意年年有余,日子富足。此外,其他沿海地区还有家常焖鲅鱼、鲅鱼炖豆腐、鲅鱼烧饼条的做法。一条鲅鱼,被山东人吃出了百般滋味,也吃出了这里独有的烟火人情。

今天,古老的鲅鱼习俗焕发出新活力,成为山东春天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。发达的物流让鲅鱼的“孝心半径”不断扩大。过去,鲅鱼只能在沿海就地尝鲜;如今,冷链物流四通八达,早在沙子口上岸的鲜鱼,当天就能抵达济南、淄博,次日便可送往省外多地。

电商直播、短视频的兴起,更是让山东鲅鱼彻底“出圈”。码头上的渔民,商户直接开播卖鱼,“女婿送鲅鱼”“孝心鲅鱼礼盒”成为网络热词,让更多外地人了解到这一充满情味的山东习俗。鲅鱼的吃法也不断出新,除了传统的红烧,包饺子、甜饽之外,鲅鱼肉松、鲅鱼酱、速冻鲅鱼水饺等便捷产品层出不穷,让忙碌的现代人也能轻松品尝正宗风味。不少餐厅还推出创意鲅鱼菜品,让老味道适配年轻人的口味,让传统海味持续走红。

更有意思的是,鲅鱼还与文旅深度融合。逛渔港、看渔船、体验鱼拓技艺、入住渔家民宿、品尝鲅鱼全宴,越来越多的游客趁着鲅鱼节来到山东,在看海尝鲜的同时,感受山东独有的民俗风情,让古老的渔家礼俗,焕发出全新活力。

携石阅汉风

前的地位与生活;神仙祥瑞类描绘仙人、祥禽瑞兽,折射汉代人对于长生不死、得道升仙的幻想与辟邪祈福的愿望;历史故事类数量最多,从帝王先贤到刺客义士、孝子烈女,以儒家伦理教化世人。其雕刻技法以凿纹地平面线刻为主,画面布局严谨,雕琢精细,堪称汉代石刻画像艺术的高峰。

山东是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,数量与品质均居全国前列。车厢内展示了以山东博物馆藏品为原型的“孔子见老子”手绘。孔子躬身捧履,向老子行礼;中间站着手持鸣车的七岁神童项橐,他曾是孔子的老师。三人并列,恰应了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”。两侧弟子一字排开,造型浑厚凝重,间距匀称,仿佛连石头也在恪守着儒家的秩序与敬意。汉代人热衷刻画两位先贤的“世纪会面”,实则反映了黄老学说与儒家思想的碰撞与融合。至于老子那天具体对孔子说了什么,史书只留下寥寥几笔,犹如大雁飞过长鸣一声,引人无限遐想。

乐舞百戏的盛景也被石头永恒定格。在沂南汉墓画像石“乐舞百戏图”中,可见著名马

术表演——线条粗犷,雕琢雄健,画面包含杂技、十七人乐舞、马戏戏车与“鱼龙漫衍”兽舞。汉代的顶级百戏盛典,竟连现代奥运马术造型也从这石刻马术中汲取灵感。

若说人间烟火气,莫过于庖厨画像石。出土于临沂五里堡的庖厨汉画像石,生动再现了汉代烤串场景:人物执扇扇风、炭火烤串、烤炉、香料调味一应俱全。两千年前,木炭烧得正旺,庖厨一手执串,一手扇风,肉串在烤炉上滋滋作响,盐梅香料调出醇厚本味,成就外焦里嫩的“古早”烟火。

一方方汉画像石,镌刻下圣贤论道、百戏喧腾与烟火人间的风华,尽显汉代石刻艺术的精妙与齐鲁文脉的厚重。当列车穿梭于山川之间,这些石上的故事也仿佛随之流动,邀请每一位旅客,亲手触摸那段依然滚烫的历史记忆。

文物志 轨上博物馆



孔子见老子画像石(手绘)



视频二维码

